

◇风土记 黄亚明专栏



黄亚明，中国作协会员，安徽省文学院签约作家。研究馆员。文章散见《作品》《诗刊》《青年文学》《西湖》《散文》《长篇小说选刊》等，出版散文集《坐看》《市井水浒》数种，获奖若干。

日头沉落。巷子里根本看不见日头，只有昏黄的光线笼罩。夕光缓缓挪移，又铺向巷子旁的剧团。五六十年前破败的木板楼，踩上去有一种阴郁而危险的“咚咚”声。半个巷子的门面属于剧团，可见当年剧团的辉煌。剧团以前演出黄梅戏，现在改名“岳西高腔传承中心”。岳西高腔为国家级非遗，源自江西弋阳腔。弋阳腔是南戏四大声腔之一，元末明初迁徙到安徽青阳，摇身变成青阳腔，又被四方浪荡的手艺人、生意人、读书人带进山深林密的岳西，从此扎下根脉，和土语方言、吴楚风俗、民歌小调勾连，成为岳西高腔。它繁衍的主要地盘，一个在我老家白帽镇，一个在五河镇。但我们早已错失了围鼓坐唱的光阴，那些高腔艺人只能在手抄本上虚妄一唱。白帽镇的高腔班子，只剩一些古旧抄本留存；五河和田头的两位老艺人，都八十来岁了，照片里的姿势显得寥落、倾颓甚至木然，干瘪的嘴巴“咿咿呀呀”出戏文里的悲喜。他们就在戏文里悲喜了一辈子。因为工作关系，传承中心我去过无数次。每次踏上木板楼，干燥和朽木味悸动如一首沉寂之诗，阴影摇晃。我知道木楼里有个姓汪的退休戏曲研究专家，他虽蛰身其中，但心怀白云，昂藏一生，默默专注于黄梅戏和岳西高腔研究，返聘后一页页高腔手稿堆聚恐有人高，几年间出版研究文集百来万字。老来他是享受，木板楼的“嗒嗒”倒有非常的风雅。一人高的手稿就是睥睨天下的风雅。

去年曾两次去得青阳县，可惜未

朔风吹雨暮秋呼，细柳骄杨入眼枯。可待生机梅与雪，他朝绿蚁伴红炉。

立冬时节，对于西北地区来说，特征太过明显。晨走的人，包裹得严实，有时候碰到一个人，身影极为熟悉，像故乡的某人，于是，故乡的往事就会涌上心头。到了这个时节，乡亲们的心总算跌落到肚子里，收成好与孬，都已成定论。农作物也装袋进仓，或卖或存。忙了一年，这时就得好好补补了，冬季寒燥，来一锅萝卜炖羊肉是极好的补品。萝卜被称为土人参，立冬吃萝卜有很好的滋润作用。羊肉性热，适合冬季食用。

对生于河北大城市的母亲来说，比生于陕西的父亲更懂得养生。但对于节气，父亲却记得比母亲牢许多。父亲还在时，每一个节气日的早晨，他一起床便会说今天是某某节气。接着看过天气，会说上一两句谚语：“立冬无雨一冬晴，十月会有小阳春；立冬补冬，补嘴空。”他生起火炉，将我和哥哥的内衣烤热便唤我们起床，并嘱咐母亲，今天午饭要吃羊肉。事实上每个节气到来，父亲母亲都会用一顿特殊的饮食作为纪念这节气的仪式。

起初母亲要往羊肉里放萝卜，父亲不同意，他认为口味不搭。可母亲笑父亲土，不懂养生。最后胜利的自然母亲。母亲出身高贵，家中曾有佣人侍候，自然经见的比父亲多许多，在饮食方面，父亲从不坚持自己的观点。

萝卜炖羊肉的做法非常简单，羊肉同骨头切成小块下锅，水要宽裕，加入鲜姜、花椒、红葱、盐等调味料，煮至七成熟，加入白萝卜，待肉软萝卜烂，连汤带肉舀出一碗，羊肉鲜香，萝卜清淡正好减掉肉的油腻。趁热喝上一

剧团巷(三)

能赏眼青阳腔，一直惆怅，就仿佛家谱里散失了某个熟悉的名字。

木楼下的戏台积满蛛网，恍若老美人的惊流流逝。十多年前，我在乡下高中教书，周末到这里和寒冰、劲松一道，挑选表演岳西翠兰茶道的“七仙女”，一台子莺莺燕燕。七仙女据说换了几茬，其中一个被做茶叶生意的秦姓老板再婚娶了去。某次我在某茶行办事，见了豆腐西施一样施施然坐在老板椅上的她，她已不认识我。三十多年前，我才十多岁，刚到县城师范读书，周末曾逃票到这个戏台看黄梅戏。大幕拉开，小生花旦真是俊美，举手投足都是牡丹玫瑰。其实那时我不懂戏，只在乎翘兰花指的纤手，和丑角煞白的鼻子以及阴阳怪气、夸张的姿势。演戏的美人的确在流逝、流失，戏台像一棵焯干了水分的巨木，遍身嶙峋沟壑纵横。演戏的美人已是老美人，街上偶遇，或者在乡下的舞台上她们送戏，卸妆后的真相叫人恍惚。她们依然是台柱子，四五十岁了，剧团三十年几乎没有添置新人。有的近六十岁，跻身广场舞大爷大妈和民间班社中间，依然孔雀开屏般骄傲地领舞，或者编导一些半新半旧半原创的新戏，混江湖似的走村串户。

冬天的夜晚，爱和朋友坐在巷子中间的“高朋酒馆”，温文的火焰舔

着锅底，锅内沸腾一片，一半是海水，一半是火焰。仿佛整个大别山、整个岳西县的山水，都从锅沿上袅袅升腾，戏台上诸葛孔明轻摇羽扇，拂去了上面飘忽的水汽……红油的冷艳，抑制不住辣的热情。辣，不容商榷，毋庸客套，不知不觉从每个毛孔呼啸而来。一滴晶莹，从食客光洁的额头悄然地滑落，面颊上尚有麻乎乎的痕迹。似乎刮过整个剧团巷的寒风，都已经在热腾腾地向春天靠近。

哪怕满脸风尘，心有浮尘，但巷子里一直浮动着米香和酒香，那是尘世的香气在安抚人心。糯米粳、毛香粳、年糕、米酒、腊肉、板鸭，一季季，一日日，饮食的香气洋溢到骨髓缝里，就像唤醒沉睡的草木，喊醒一只刚从母腹中诞生的羔羊。在巷陌，专注的老食客更像羊群在安静地吃草，心怀饱满的仪式感和魔幻感。美食成全了一个普通人的神性。我觉得一个真正的食客就是一位小神。他们眼睛微闭，细嚼慢咽，既在品尝食物的真味，也是对自己安静内心的一次温柔呼应。

请允许我坐在清晨或黄昏的巷口，倾听各种野性的吆喝，看着掌勺的老板和食客，动作敏捷、流畅。想起即将面对的美食，心中就绽放着幸福的菊花。饱餐之后，一种辽阔的慈祥感油然而生，冲动地想送给孩子两倍的零花钱，吵架的两个女人也不显得那么恶毒，甚至想对世界打个响指。然后，仿佛不是沿着嘈杂的马路上班下班，而是漫步在春天的琴键上。

对于突然的转变，我一时还不能适应，身边突然多了一个肉乎乎的东西，他给我带了诸多数不清的麻烦。睡眠不好的我，刚有睡意他便要吃奶，再有睡意又尿了，几经折腾，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天由暗变亮，再由亮变暗。有时候看窗外雪花落下，便会跟着流泪。感觉自己还没有长大，而却被迫成熟，那些曾经的公主梦破灭了，从此只能过柴米油盐的枯燥日子。

妈妈说养孩子就是累一天忘一天，确也如此。他突然会冲着你笑了，咿咿呀呀同你讲话。有一日你正忙着，他竟然坐在那里了，长起了牙，会拍手，每天都会有些小惊喜等着你。在他的小嘴里第一次发出妈妈的声音，你的心就化了，你再也不是你，你是个母亲。对于他而言，你是他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人，听到这声音，所有的辛苦、忙碌、不平、难过，全都消失不见，他成了你最甜蜜的负担，你在做母亲的道路上负重前行，痛并快乐着。

每年立冬时节一过，儿子的生日就到了，如今，他已经成为一个大小伙子。他的个头比我高出许多，他的臂膀孔武有力，他的手掌厚实宽大，我会经常靠着他或牵着他的手，从未有过的踏实。

没有夜就没有灯火的出世。没有冬就没有对春天的企盼。当第一片雪花落下时，这个硬邦邦的季节变得柔软起来，那些雪花轻抚脸庞的感觉像母亲的叮咛，也像儿子亲吻，这些爱伴随着我们，走出冬季，迎来千红百翠，花开成簇。人生一世，春秋更迭，繁盛、衰败、华丽、冷清，岁月匆忙，忽略得失，不计短长，方能一生静美端然，洒逸多姿。

立冬

碗，整个人便温暖惬意起来。

母亲只在立冬这天做这样的汤，其余时间都是传统的炖法。我从上高中离开家后就很难喝到这样的羊肉汤，直至生下宝宝的那一年。宝宝出生时，立冬时节刚过，从宫缩阵痛到分娩，疼痛级数急剧增加，到了最后那一刻就有了生不如死的感觉，谁能从肚子里将孩子挖出去，我都愿意。经过十个小时艰难拼搏，一个新生命终于从我的身体内剥离，我们从隔空聊天到见面，那一团粉嫩的肉发出他今生第一声啼哭，从此我便转型升级为母亲。我的世界里的我变得不再重要，他要比我更为重要，怕他忧伤怕他哭，怕他孤单怕他孤独。

坐月子期间，母亲从老家带来六只活鸡，婆婆从牧区买来羊，我又一次喝到了那种香而不腻的羊肉汤。母亲说，初冬坐月子吃这样的汤食，对于生产后的亏欠有很大的进补作用。整个月子里，好像一直在吃饭，稀粥是每早五点就必喝的。月子里的稀粥要比平素香许多，我曾问过婆婆这是为何？她说要在熬上下功夫。谷米只淘洗一遍，搪瓷锅内水要放足，待水开下入，大火熬开，放成中火，继而慢火，过程中要定时地用勺子扬几下米汤，切记一定不能半路加水，熬的时间一定要久，到最后，米汤上面泛出油来，粘而不稠，这时候的粥喝起来香甜可口。两个母亲轮流上阵，变了花样地做着各式饭食，这或许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所能受到的最高待遇了，可我不开心。

◇节气如流 夏至专栏



夏至，原名王桂萍，鄂尔多斯人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。出版散文集《原乡季候》，诗集《漫卷诗光》。小说、诗歌、散文发表于《诗刊》《十月》《文艺报》《草原》《延河》《内蒙古日报》等报刊。